

Abstract: *Shimai* in *The Book of Songs* is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the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of the pre-Qin period. However, its meaning has not been accurately explained.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ng. It argues that *Shimai* was written by the Duke of Zhou just after defeating the Shang Dynasty, and was used in the sacrificial ceremony to tell the God about this success and decide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policies.

《诗经·周颂·时迈》篇作为颂诗之一，多见征引于经典，然而千百年来于其解读犹尚多未明之处，近来学者除讨论其是否属《大武》乐章外，亦鲜有专注于诗意解读者。故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字句入手对《时迈》一篇进行诗意解读，借以探寻其创作情况、作者及诗旨等问题，谨就正于各位方家。

### 一、诗意解读










《时迈》一诗问题繁多，对诗意的理解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然而近来却少有专注于该篇的解读，故而究辨历代各家之说，探寻诗章之实际意蕴，实乃重中之重。这既是读诗之要旨，亦是探讨其他问题的必要基础。为方便解读，现将《时迈》原诗摘录如下：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戟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sup>[1](1919-1921)</sup>

《时迈》，《诗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郑氏《笺》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国，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禅也。”孔颖达《疏》曰：“《时迈》诗者，巡守告祭柴望之乐歌也。谓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sup>[1](1916)</sup>《时迈》之为巡守告祭柴望之歌，由此几成定论。孔颖达之后，宋代欧阳修、苏辙、范处义、朱熹等，元代朱公迁、刘玉汝等，明代何楷、张次仲等，清人姚际恒、陈奂、方玉润、王先谦等，直至近代以来吴闿生、陈子展、程俊英、袁枚等亦皆从其大旨。以上诸家皆释“迈”为“行”，解“时迈其邦”为“巡行邦国”。然而，对“迈”有别解者，亦不乏其人，如林义光、张西堂、高亨等先生即将之解为“万”。

\* 元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林义光先生《诗经通解》解“迈”为“万”：“迈读为万。诸彝器万年多作迈年。迈与万古通用。”<sup>[2](398)</sup>高亨先生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论证：

金文万作迈者，有蔡大师鼎、叔硕父鼎、伯頤父鼎、大鼎、善夫克鼎、先兽鼎、伯考父鼎、录伯敦、伯敦、省敦、伯疑父敦、敦、叔多父敦、陈侯作嘉姬敦……等器；作者，有刺鼎、鬲攸比鼎、雍父鼎、己侯敦、广敦……杞伯壶、庚赢卣、甫人匜等器；作者，有大师簋、叔姑簋、曼彝簋、伯教簋……史颂鬲、齐侯壶、齐侯孟、齐侯匜、史颂匜、伯正父匜等器。、皆迈之省文。然则以迈为万，乃常见之事。此文之迈亦用作万。《诗》、《书》恒言“万邦”，《桓》曰：“绥万邦。”《书·尧典》曰：“协和万邦。”即其例。时迈其邦犹云世万其邦，谓当今之世有万数国家也。《甫田》曰：“乃求万斯箱。”《下武》曰：“于万斯年。”其句法略同。<sup>[3](181)</sup>

高亨先生征引了大量金文资料，证明古文“万”“迈”通用，同时又以“时”为“世”，曰：“时字往往与世同义，如昔世亦可曰昔时，今世亦可曰今时，后世亦可曰来时。”故而将“时迈其邦”解为“世万其邦”。关于“时”字，《诗经》中共二十八篇出现，解释各异，以《时迈》篇来说，“时迈其邦”之“时”，毛郑孔三家皆取其本义，未有别解，清人马瑞辰则以之为“是”，认为“时、是皆语词”<sup>[4](1055)</sup>。按高亨先生之说，“时”“世”同义，则“时迈其邦”意即“世迈其邦”，不必解“时”为“世”，取其本字即可。“迈”，《毛传》曰“行也”，《尔雅》亦曰“行也”。考之全《诗》，除《时迈》外，有“迈”字者还有《邶风·泉水》《王风·黍离》《唐风·蟋蟀》《小雅·雨无正》《小雅·小旻》《小雅·白华》《鲁颂·泮水》等十三篇。其中，《小雅·白华》“念子懔懔，视我迈迈”之“迈迈”，《韩诗》及《说文》作“𠂔市𠂔市”，《毛传》曰“不说（悦）也”，此诗之“迈迈”与他诗之“迈”不同，非取其本字。《白华》之外其他诗中“迈”字，《毛传》大都明确解为“行也”，其未明确出注的《泉水》之“还车言迈”与《小旻》之“如匪行迈谋”，就其诗意来看，亦倾向于取“行”意。如此看来，《诗经》文本中，除不取本字的“念子懔懔，视我迈迈”之外，其余“迈”字皆作本字解为“行”。由此可以得出两点：一、《诗经》中“迈”作本字者皆解为“行”；二、《诗经》中之“迈”亦有可能不是本字，或不取本义。那么，《时迈》之“迈”到底是否可能不为本字呢？因《诗序》曰“《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故将“时迈其邦”解为“巡行邦国”，看似顺理成章，但细思诗意，此解却稍显牵强。“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若将“时迈其邦”解为“以时巡行邦国”，则与后两句并无语意上的必然联系，巡行邦国与“昊天子之”“右序有周”之间并无恰当的逻辑关系。事实上，纵观全诗，除“怀柔百神，及河乔岳”似乎与“望祭山川”有关，其余诗句均不能明确为“巡行邦国”。换言之，《时迈》

一诗若抛开《诗序》之说，并无将“迈”字解为“行”的必然理由，而即使解为“行”亦对诗意理解并无裨益。可见，“时迈其邦”之“迈”字很有可能并非本字。而高亨先生列举了大量金文中将“万”写作“迈”之例，试举两例以参之：



(录伯戒簋盖铭文) [5](114)



(师<sub>𠄎</sub>鼎铭文) [5](157)

上列左图为录伯戒簋盖铭文，录伯戒簋据《大系》断代为西周穆王时器，其铭文中“万年保用”句，其“万”即第二列倒数第二字，为“迈”；右图为师<sub>𠄎</sub>鼎铭文，师<sub>𠄎</sub>鼎断为共王时器，所选铭文为“天子万年”，其“万”亦写作“迈”。所选两“迈”字写法虽不尽相同，然足证“万”字在金文中确实常作“迈”字。故以“时迈其邦”之“迈”为“万”可谓有事实依据。但欲进一步证明“时迈其邦”为“时万其邦”，还须将其放诸全诗，尤其结合后两句来看。

“时迈其邦”后两句为“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郑笺》解此两句曰：“天其子爱之，右助次序其事，谓多生贤知，使为之臣也。”孔颖达进一步解释曰：“其于武王子爱之矣，实右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谓生贤智之臣，使得以为用，是子爱之也。”<sup>[1](1919)</sup>两者于“昊天其子之”皆取其肯定意义。后世对此虽多从者，但亦有别解。如朱熹《集传》于“昊天其子之”即以问句解之：“天其子我乎哉？盖不敢必也。”<sup>[6](301)</sup>范处义《诗补传》亦持此见，后人更是多有从其说者。按，朱熹于“昊天其子之”取疑问之意实可为一说。首先，从句式来看，《时迈》一诗十五句，除“昊天其子之”与“实右序有周”两句外皆为四言，可见其诗亦致力于句式之整齐，然而于四言句式杂以五言，节奏考虑之外，表情达意上的需要必然是重要原因。从诗意来说，若只是为表达“天子爱之”这一肯定意义，那么“昊天子之”足矣，实

在无必要加入一并无实际意义之“其”字来破坏句式。换言之，不惜破坏句式也要加入“其”字，则证明此“其”字必有其特殊意义。这一特殊意义即表达某种语气，如疑问语气。《诗经》其他篇章亦有以“其”字表达疑问语气者，如《召南·采蘋》之“谁其尸之”，《魏风·园有桃》之“其谁知之”等。《诗经》之外以“其”表疑问语气者更常见，如《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且行千里，其谁不知？”<sup>[7](541)</sup>《左传·文公四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贖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sup>[7](580)</sup>《孟子·梁惠王下》：“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sup>[8](99)</sup>……以是观之，“昊天其子之”之“其”表达疑问语气有理有据。虽然朱熹亦认为该句表达疑问语气，但他认为该句意为“天其子我乎哉？盖不敢必也”，即“我”尚不自信能得“昊天”以子视之，则不足取。因为后文“实右序有周”分明是肯定语气，而“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更是自信满满之语气，何由不自信得天以子视之？范处义《诗补传》即已展现此矛盾：“始曰‘昊天其子我乎？’虽有不敢必之意，既而曰天实助我有周相次序而不绝矣，不然何以薄言震动之而诸侯莫不震叠而归周也？何以告祭柴望而百神莫不怀来柔顺也？”<sup>[9](293)</sup>范氏本意不在追究语意前后矛盾，但其说确实显示了“不敢必”之说的不当。此外，联系前一句“时迈其邦”，则知“昊天其子之”中“之”字所指正正是“邦”，而朱熹以其“邦”为“诸侯之国”，此处又以“之”字代指“我”，与诗意尤为不合。故而，朱熹以“昊天其子之”为“天其子我乎哉？盖不敢必也”之说。由此可知，“昊天其子之”若为疑问，则疑问的对象不应是“我周邦”，而是“时迈其邦”之“邦”，也即天下万邦。如此，则“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可如是解：方今之世，邦国有成千上万，上天可都视之若子？言外之意，天下邦国万千，昊天却只视周邦为子，“右序”的唯“有周”而已。

然而，尚需一辨的是欧阳修之说法：“其曰‘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巡守所至之邦，天当子爱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sup>[10]</sup>首先，欧阳氏此说明白了“昊天其子之”之“之”与“时迈其邦”之“邦”之间的指代关系，亦为本文前说一证。但他将“昊天其子之”之“其”理解为祈使语气，认为是祈求上天子爱天下万邦。单就此句来说，如此解法亦可通，然而联系后文则有不妥。若按欧阳修“武王巡守所至之邦，天当子爱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之说，则“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何解？周邦之所以能够震叠天下怀柔河岳，是因为万邦顺从还是上天佑助？似乎后者更符合周人之认识。周人自认是受命之邦，既受天命，自然受上天护佑，所以“昊天其子之”还应解为疑问。“实右序有周”则与之形成语意上的承接，前句之“其”与此句之“实”一表疑问一表肯定，两句破坏全诗句式整齐之五字句各以一关键字达成上下语意之通达与逻辑之顺畅。由此突出强调周邦以自己为受命之邦，如此更符合诗意。所以，“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三句可作如下解读：方今之世大小邦国成千上万，上天可都

子视之？实在是佑助顺从我周邦啊！在此佑助之下，我周邦想要有所震动，则天下无不震动响应<sup>1</sup>，连河岳百神亦无不受我怀柔安抚。《尚书·武成》曰：“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即其谓也。

周自居昊天之子，多有“受命”之说，如《周颂·昊天有成命》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尚书·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sup>[11](404)</sup>《武成》曰：“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sup>[11](434)</sup>甚至周公东征之前所作《大诰》亦一再强调东征平殷乃是顺从天命：“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尔亦不知天命不易。”<sup>[11](513-517)</sup>意谓文王受命于天，现在虽然殷民作乱，但天命未改，故而一定可以顺承天命成功靖难。从上述周人言论可知，周人坚信文王受命之说，既受天命，自然受上天佑助，以受命之邦自居昊天之子自是理所应当。而周王始称“天子”，亦可为周人天命观一证。故而，周邦于克殷之初向天下宣示自己乃唯一受命之邦，亦在情理之中。由此既可以证明以“昊天其子之”为疑问语气是可取的，亦可进一步证明高亨先生以“时迈其邦”为“世万其邦”是可取的。

至此，我们已经厘清了《时迈》前三句之含义，而“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这三句正是解读全诗之关键，此三句诗意一旦厘清，全诗也就畅然可解。故于全诗试解如下：方今之世大小邦国成千上万，上天可都以子视之？实在是佑助顺从我周邦啊！在此佑助之下，我周邦要有所震动，则天下无不震动响应，且能怀柔安定河岳百神。我王信然乃天下共主！<sup>2</sup>我周邦光明亮察，在位诸侯皆合理有序。既将干戈聚敛收藏，又将弓矢收进橐囊。我要寻求懿美之德，以布陈天下大而广之<sup>3</sup>。我王一定会永久保持！

## 二、诗旨略探

既已对《时迈》一诗作了诗意解读，便可在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诗旨。先看历代各家观点。《毛诗序》曰：“《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孔颖达《正义》曰：“《时迈》诗者，巡守告祭柴望之乐歌也。谓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sup>[1](1916)</sup>欧阳修《诗本义》曰：“《时迈》者，是武王灭纣已定天下，以时巡守而其臣作诗颂美其事，以为告祭柴望之乐歌也。”<sup>[10]</sup>范处义《诗补传》：“谓成王以时巡行邦国。”<sup>[9](293)</sup>朱熹《诗集传》：“此巡守而朝会祭告之乐歌也。”<sup>[6](301)</sup>姚际恒《诗经通论》：“此武王克商后，告祭柴望朝会之乐歌，周公所作也。”<sup>[12](329)</sup>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说曰：‘《时迈》一章十五句，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齐》说曰：‘《时迈》者，太平巡狩祭山川之乐歌。’《韩》说曰：‘美成王能奋舒文武之道而行之。’”<sup>[13](1012)</sup>陈子展《诗经直解》：“巡守告祭柴望也。”<sup>[14](1079)</sup>高亨《周颂考释》：

“此篇乃天子望祭山川所奏之乐歌也。”<sup>[3](179)</sup>

总结以上各家对《时迈》诗旨的看法，大致可归结为三点：一、《时迈》为巡守告祭柴望朝会之乐歌；二、《时迈》为周公（或某臣）歌颂武王克商后巡守盛事之乐歌；三、《时迈》为成王巡守之乐歌。而在进一步归纳诗旨之前，我们需要先考虑以下问题：《时迈》是否为武王巡守之乐歌？《时迈》是否为周公所作？《时迈》作于武王时还是成王时？

首先，《时迈》是否为武王巡守之乐歌？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明确两点：《时迈》是否为巡守之乐歌，武王有没有巡守。对于第一点，从诗意来看，可以排除《时迈》描述称颂巡守之事的可能，但不能排除其为巡守过程中告祭柴望所用乐歌的可能，所以关键还须看武王克商之后是否有巡守之事。“巡守”，《孟子·梁惠王下》晏子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sup>[8](122)</sup>《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sup>[15](289)</sup>《诗序》但言“巡守”不言“武王”，郑玄则曰：“武王既定天下，时出行其邦国，谓巡守也。”孔颖达从之。而《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sup>[15](298)</sup>则谓武王不巡守。而《史记·封禅书》所记管仲所言十二家封禅者，周代只有成王，可见武王亦不曾封禅。那么武王到底是否有巡守之事？记武王克商事者有《尚书·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等。《尚书·武成》篇曰：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sup>[11](428)</sup>

“柴望”者，《传》曰：“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就《武成》篇所言看，武王克商之后即返回了丰，并且“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以此向天下表明不再乘骑牛马征战，偃武修文，然后又在周庙告祭祖先，越三日，又大举郊祀上天，望祀山川，以向天地神灵告成武功。此记录较为简略，并未提及武王巡守之事。但《逸周书·世俘解》所记有所不同，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武王克商的过程，其中包括武王于牧野之战胜利后坐镇朝歌，听取各路将领汇报战果的情形，包括武王在殷太庙燎柴祭天、向祖先汇报战况、宣示自己正式接受天命等情形，也包括武王在克商之后举行狩猎以及征讨殷都周边方国的事迹。这些详细记载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尚书·武成》篇在武王克商与返回宗周举行告成仪式之间的空白。如《世俘解》详细描述了武王在克商之后狩猎的情形：“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有五、犀十有二、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黑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sup>[16](459-460)</sup>此外，

《世俘解》中还记述了武王顺道征伐殷畿周边方国的情形，说武王灭国“九十有九”，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此后，才是武王回到宗周“燎于周”“燎于周庙”之事。《世俘解》对武王克商的整个过程记述非常详细，不仅记录克商进程中的大事，甚至连狩猎所获猎物数目、祭祀时具体的场面过程等细节都描述细致，那么如果武王有巡守天下之事，断然不会只字不提。不仅《世俘解》，《逸周书》中其他提及武王事迹的篇章如《克殷解》《大匡解》《度邑解》等，涉及武王各方面事迹，包括分封殷族、设置三监、告诫管蔡、筹划东都、选定继承人等等，唯独不曾提及巡守天下之事。《史记·周本纪》亦未曾提及武王巡守事。《史记·周本纪》曰：“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sup>[17](126)</sup>有人因“行狩”之说而认为武王克殷之后巡守，此为误解。对照《史记·周本纪》与《逸周书·世俘解》可知“行狩”即“武王狩”，乃是狩猎，不为巡行。且《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太平乃巡守何？王者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狱讼未息，近不治，远不安，故太平乃巡守也。”<sup>[15](298)</sup>武王克商之初，天下未集，周王朝前途未明，以致武王西归途中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急于规划周朝未来（《逸周书·度邑解》对此有详细记载），当此情形，武王绝不可能有条件巡守天下。由此可见，武王克商之后并未巡守。所以，《时迈》既非称颂武王巡守之事的乐歌，也非武王巡守时告祭柴望等仪式所用乐歌。

那么《时迈》又是否是周公所作？其作于武王之时还是成王之时？先秦文献中提及《时迈》之创作者，有《左传》与《国语》。《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sup>[7](750-751)</sup>《国语·周语》曰：“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sup>[18](2)</sup>孔颖达《疏》曰：“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传》云：‘昔武王克商，作《颂》曰：‘载辑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国语》称周公之《颂》曰：‘载辑干戈。’明此诗周公作也。”<sup>[1](1916-1917)</sup>孔颖达之意为周公于太平之后也即成王之世追述武王巡守之事而作《时迈》，后人多从其说。但亦有人持不同见解，如范处义《诗补传》：“《左传》《国语》同出于左氏，自抵牾如此，今据武王克商未定而终，固未暇巡守，而时未可谓之太平，何有颂声？……然则《时迈》其成王十二岁一巡守之诗乎？”<sup>[9](293)</sup>按，《左传》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可有两种理解，一为武王克商后自己作颂，二为武王克商后别人作颂。若取前者，则不免与《国语》之说相抵牾，范氏之疑当因此而起。若取后一种解释，即武王克商之后别人作颂，则《国语》“周文公之颂”说便可通。那么，到底周公有没有可能在武王克商之后作颂呢？范氏认为“武王克商未定而终，固未暇巡守”甚为不错，武王克商二年而卒，其时“天下未集”，故有周公摄政，但由天下未太平而曰“何有颂声”则太过偏狭。《逸

周书·世俘解》：“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sup>[16](454)</sup>此为武王克商之后告祭祖先时奏乐情况，其时已有《武》乐。而《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后接着说：“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sup>[7](751)</sup>由一“又”字可见《武》与颂诗《时迈》作于同时期。而《武》既已用于克商之初的告祭典礼，则《时迈》之创作也不会晚于其时。所以范处义因武王之时不可能有颂声而否定《时迈》为武王时颂诗并不足取。同样孔颖达以《时迈》为周公于太平之后追述武王事迹所作之说亦不足取。《时迈》既为武王时颂诗，其作者则极有可能为周公。首先，目前所见文献中，唯一被明确提及为《时迈》作者的就是《国语》“周文公”之说。其次，《周颂》中多篇作品之作者被认为是周公，近来出土文献“清华简”中《周公之琴舞》有《周颂·敬之》的内容，更可证明周公确实创作了不少颂诗。另外，就武王克商时的情况来看，武王为中央统帅，绝无闲暇亲自制诗作乐，最大的可能是命周公进行创作。《吕氏春秋·古乐》曰：“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sup>[19](127)</sup>此即为一证。据此，《时迈》一诗当为周公于武王克商后所作。朱熹即据《左传》与《国语》说认为“此诗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

《时迈》既为周公于武王克商之后创作，则必与告成克商之功有关，由此我们可以结合诗意归纳其诗旨。

《时迈》虽只一章，但就诗意来看，可分为两节，前一节为“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后一节为“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前一节主旨为颂扬周邦承受天命而克商之功绩：天下万邦，唯独周邦膺受天命，周邦以西土小国而能平服万邦，怀柔百神，实在是受上天佑助，这充分证明周王乃是昊天之子、天下共主。此节充分表达了周邦克商之后的自豪与骄傲，可谓意气风发慷慨激昂。而下节语气立转，由自信豪迈的颂功转变为表达治国安邦之决心：周邦承天之命，从此要励精图治、偃武修文，寻求懿美之德以布陈于天下，并要永远保持。这样的诗意恰恰是武王克商之初最应该表达的。将《时迈》与《尚书·武成》篇对照来看，更可见诗中之意，对此前人早有所论。《毛诗李黄集解·卷三十七》录黄樵之论曰：

《时迈》之作，要以见武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保天下者，皆无愧也。窃尝论之，武王巡守之事，《诗》有《时迈》，《书》有《武成》，《时迈》告祭之乐章也，《武成》识其政事以示天下后世也。“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巡守告祭柴望之实也；“告于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此“怀柔百神，



及河乔岳”之实也；“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此“莫不震叠”之实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实也；偃武修文归马放牛，此非戢干戈橐弓矢之意乎？释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闾，建官惟其贤，位事惟其能，至于垂拱而天下治，此非求懿德以保天下之意乎？<sup>[20]</sup>

李氏关于武王巡守之说不当，余者大致可取。《尚书·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sup>[11](428)</sup>《逸周书·世俘解》曰：“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sup>[16](463)</sup>“燎”即“燔柴”。可见，武王克商返周之后即于庚戌日举行了柴望大典。克商后除了于宗庙举行献俘告祭之外，还要燔柴祭天望祭山川，其意一来回报天命，向上天汇报自己承命灭商之成功，二来借机向上天、更向天下诸侯万民表达自己求懿德以保天下的决心。《时迈》正合此意。李山先生《〈诗经·时迈〉篇创作时地考》一文即认为《时迈》篇创作于武王克商之后，且用于祭天大典<sup>[21]</sup>。

综上所述，《时迈》一诗正是武王克商之后于告成武功的祭天大典上所用之颂诗，意在颂扬受命克商与平服万邦之功，同时表达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之决心。这正是《时迈》一诗诗旨所在。

### 三、小结

《时迈》为武王克商之后告成祭天所用颂诗，但并不意味着《时迈》仅作此用。从其创作来看，《时迈》是为武王克商后告成柴望所作，并非巡守之诗，但《毛诗》《鲁诗》《齐诗》皆曰《时迈》为巡守时告祭柴望所用之歌，可见《时迈》确实在后代被用作巡守过程中祭祀天地山川之乐歌。要之，《时迈》一诗为武王克商后周公所作，被用于克商之后的告祭柴望大典，借以颂扬克商之武功宣示偃武修文之决心，此后又被用于巡守中的告祭柴望等仪式，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巡守告祭柴望之歌”。《时迈》是周初重要的颂诗之一，关于其是否属《大武》乐章等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就本文目前对诗意诗旨的解读来看，只能大致判断其不属于《大武》乐章，受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展开论述，详细考辨只能俟诸来日了。

注

- 1 关于“莫不震叠”之“叠”字，《毛诗》训“惧”，《韩诗》训“应”，因“震”字已含“使之惧”之意，再训“惧”语意重复，且此句意在彰显周邦之威，“莫不震应”比“莫不震惧”更能明周之威，故取《韩》说。对此前人多有所论，不赘述。
- 2 “允王维后”之“允”，历代多解为“信”，从之。
- 3 “肆于时夏”，向有《肆夏》之说，并不足取，《毛传》以“夏”为“大”，《集传》以“夏”为“中国”，历代聚讼纷纷，未有定论，然而不管是“大”还是“中国”，皆不影响其将懿德广泛布陈之意，故于此仅取其大意，不细究。

参考文献:

- [1] 毛亨传, 郑玄笺, 孔颖达疏.毛诗注疏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2] 林义光.诗经通解 [M]. 上海:中西书局, 2012.
- [3] 高亨著, 董治安主编.高亨著作集林·编外论文辑存[C].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4]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 [5] 王辉.商周金文 [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 [6] 朱熹.诗集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7] 左丘明传, 杜预注, 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8] 焦循.孟子正义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 [9] 夏传才, 董治安主编.诗经要籍集成 [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2.
- [10] 欧阳修.诗本义 [M].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
- [11] 孔安国传, 孔颖达疏.尚书正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2] 姚际恒.诗经通论 [M]. 北京:中华书局, 1958.
- [13]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 [14] 陈子展.诗经直解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 [15] 陈立.白虎通疏证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4.
- [16] 黄怀信, 张懋镕, 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17] 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 [18] 尚学锋, 夏德靠译注.国语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 [19]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
- [20]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P].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21] 李山.《诗经·时迈》篇创作时地考 [J] .石家庄:河北学刊, 2002(22(2)).